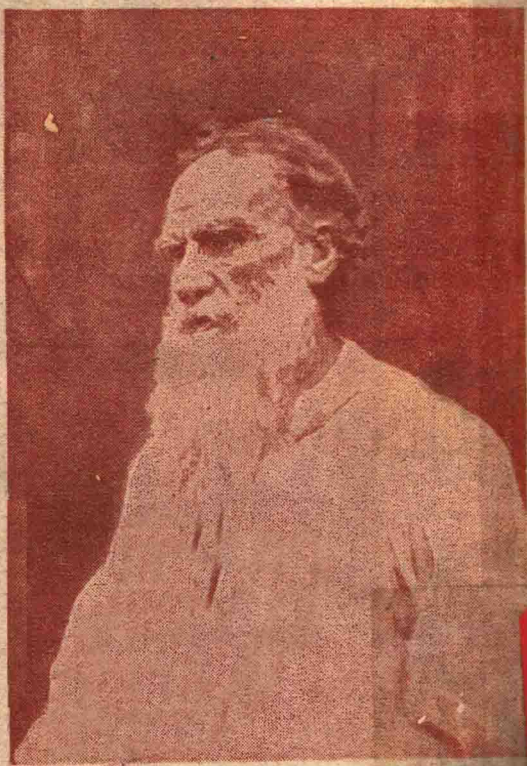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四種

哈吉·慕拉

俄國 托爾斯泰著

侍桁譯



國際文化服務社

古典文學名著選譯

第十四種

哈吉·慕拉

俄國L·托爾斯泰著

侍桁譯



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

古典文學名著選譯第十四種

哈吉·慕拉

原名 Hadji Murád

原著者 Leo Tolstoy

中譯者 侍 桁

出版者 國際文化服務社

地址：上海虹口乍浦路七十五號

電話 46364 46365

出版日期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版 1—3000冊

版權所有 ★ 不准翻印

譯序

從某些觀點來看，哈吉·慕拉“Hadji Murad”算是托爾斯泰著作中的一部重要的作品；比較說，那是和他的戲劇黑暗的勢力所給人的感覺相彷彿。在它們之中矛盾的衝擊是很顯然的。

據說哈吉·慕拉寫作的完成是在一九〇四年，離托爾斯泰的出家死亡，尚有七年頭，但這作品是當作遺作纔發表的。究竟爲了什麼這部作品在他生前沒有公開發表，手頭無資料可查，不敢亂作解說。很可能是出於托爾斯泰的自動；在晚年陷於最深刻的矛盾的他的心境，實在難以令人捉摸。我們若僅從如今保留下來的這作品來看，覺得它是完整的，而且就在他一生龐大無比的著述裏，也應當是屬於傑出的一部。但倘使說這

作品在他生前不得發表是由於官憲的禁止，那倒很容易說明。這書裏有一篇插曲，是寫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性格和生活的，真把這位皇帝陛下鞭打得體無完膚了。而且托爾斯泰差不多把這書的內容當作真實的歷史來寫，許多當代的人，如佛龍曹夫元帥，車爾尼雪夫軍機大臣，都沒有逃開作者筆下的諷諷。

托爾斯泰青年時代在高加索的一段生活，留下了極豐富的收穫，十年之後他寫了哥薩克人（一八六三），又遠隔了整整四十年，他纔寫成了這部哈吉·慕拉。哥薩克人是青春的戀愛故事，哈吉·慕拉是成人的鬭爭生活；不但人物不同，作者的觀點也完全改變了。高加索一帶地區的人民生活，在哥薩克人中魅惑了作者的，是詩，是純樸的青春，是原始的力，而在哈吉·慕拉中，變成了生命的掙扎、呼喊或死亡，甚至在收尾處，不得不作人頭的展覽。哥薩克人的主人公盧加施加，死在他蓬勃的青春的遊戲裏，死亡的本身並沒有現出十分暗淡的陰影，留給他的戀人瑪麗安娜的悲哀，只不過像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時的經歷，沒有浸入骨髓的沈痛。哈吉·慕拉的死是整個的絕望或毀滅，給他

自己以及給他的觀衆都留下無限的遺恨。哥薩克人的琴弦，是在手指的愛撫的撥弄之下，到了哈吉·慕拉，從一開頭就是破裂的聲響，最後是悲壯的頂頭——斷弦之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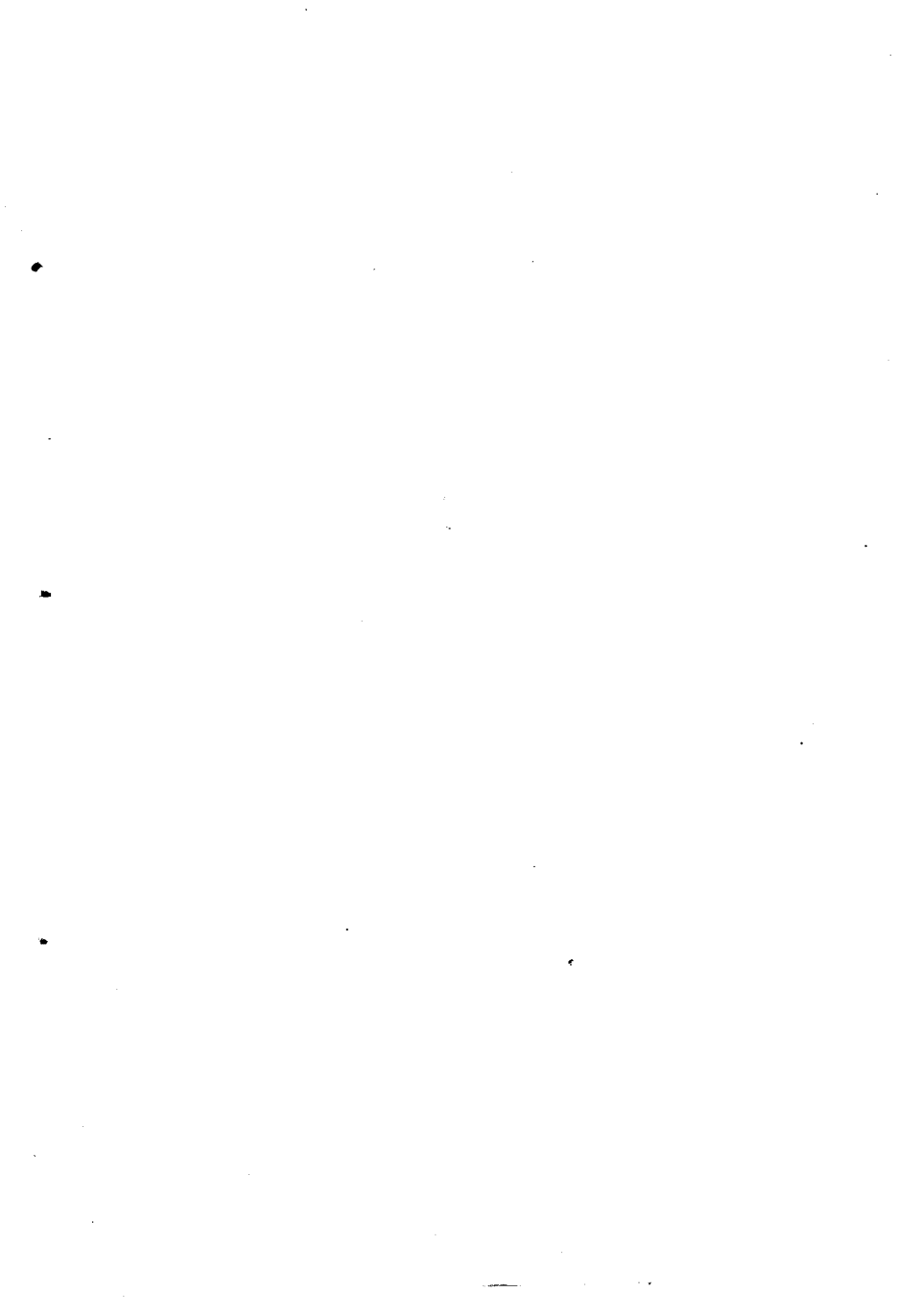
托爾斯泰寫作哈吉·慕拉的時期，他的藝術，已經到了爛熟的境界，再沒有什麼可以限制他，而他也絕不想遵循什麼。有時還故意地要和自己爲難，破壞了一般的所謂藝術形式。但在那麼遼闊的天地裏，凡是他引領我們所到的地方，都會叫我們感覺着親切，而忘記了在書中前後連繫的關係。

大家都知道，自從托爾斯泰作了藝術論（一八九九）以後，他的藝術觀和人生觀都起了斷然的變化，細心的讀者從這部哈吉·慕拉裏，不難探索出那轉變的具體的過程。

譯者所根據的底本，是冒德的英譯本。

譯者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

哈
吉
·
慕
拉



我正從原野走回家去。草已經收割完了，裸麥的收穫剛在開始，正是仲夏的時候。在
一年的這個季節，正生長着令人喜悅的各式各樣的花草——紅色、白色和粉紅色叢生
的香苜蓿；乳白色而有着明亮的黃心、發散着愉快的芳香的雛菊；黃色蜜香的芸苔花；生
有白色和淡紫色鈴形花瓣的、山慈姑形狀的、高大的風輪草；匍匐的豌豆；黃色、紅色和粉
紅色的山蘿蔔；花朵略現粉紅色、排列得很整齊的紫色芭蕉；新開花時在陽光中是明亮的
藍色的、而將近傍晚或長老了的時候就變得更灰白或更紅的矢車菊；還有那枯萎得很
快而發散着杏仁香的、嬌柔的兔絲子。我採集了一大束的花球正要回家去，這時我在
一條溝裏看見一棵正在開花的、美麗的紫紅色變種的薊草，這在我們附近一帶叫做「鏈

韃人，」每當割草的時候，總是小心地避開它，就是偶爾把它割下來了，也從旁的草裏撿出來，丟掉它，因為怕戳了手。我想摘取這種薊草，把它擺在花束的中央，於是爬下溝裏去，有一隻柔潤的野蜂，正潛藏在一個花朵裏，香甜地熟睡着，我把牠趕開之後，便動手摘取那朵花。但這工作顯得很困難。草莖上全面都是刺，我用手帕包着手，也還覺得戳手，這還不要緊，那草莖偏又很韌，我差不多費了五分鐘的功夫纔折斷它，還要把纖維一點一點地折斷，最後等我把它掐下來，草莖已經全部損壞了，花朵也不再像剛纔那麼新鮮那麼美麗。而且它又硬又粗，在我的花束裏和許多鮮美的花朵擺在一起並不相稱。我拋掉它，想到徒然毀壞了在它原來的地方看着那麼美麗的一朵花，心裏覺得很難過。

「但它是多麼有生命力，多麼執拗！它是多麼堅決地防禦了自己，而且它是多麼高價地賣出了它的生命！」想到我爲了摘取這朵花所賣的氣力，我這麼思索着。回家的路要穿過那剛剛耕過的黑土的田地。我登上那塵土很多的小徑。這一片田是屬於一個大地主的，非常廣袤，在兩邊和我的眼前一直到小山頂，除去一行一行的濕潤的耕地以外，

什麼都看不見。田地已經耕耘得很好，什麼地方都看不見一片草或是任何種類的植物，四外全是黑壓壓的。『啊，人是多麼善於破壞的一種動物……爲了支持他自身的生存，他破壞了多少不同植物的生命！』我心裏尋思，不自覺地望着四外，想在這無生命的黑暗田地裏，尋到一種活的東西。在我前面路的右邊，我看見一小叢草木，臨到走近，纔看明白那就是我白白摘取了而又拋掉的那種薊草。這棵稱爲『韃靼人』的植物有三根枝子。一根是折斷了，彷彿殘缺的臂膀那樣突出着。另外的兩根都長着一朵花，曾經是紅色的，現在變黑了。一根莖已經折斷，有一半垂下來，頂端上的花染了污泥。另一朵花雖然也染上黑泥，卻仍然直立着。顯然有一個車輪曾經壓過了這棵小植物，但是它又重新站立起來，因此它雖然直立着，卻倒向一邊，彷彿它身體的一部份已經脫離它，腸子被抽掉，一隻胳膊被割斷，一隻眼睛被擠了出來似的。然而它仍然堅定地站立着，對那毀壞了它周圍所有弟兄的人並不屈服……

『這是怎樣的生命力！』我想。『人征服了一切，毀滅了數百萬的植物，然而這一個

卻不肯屈服。』於是我回憶到許多年前一件高加索的故事，一部份是我親眼看見的，一部份是目睹者講給我聽的，有一部份卻是我的想像。

這篇插話，按照它在我的記憶和想像裏結成的形式，寫在下面。

事情發生在一八五一年將近歲末的時候。

十一月裏一個寒冷的傍晚，哈吉·慕拉騎馬走進馬庫梅特——一個敵對的茄遲人的村莊，距離俄羅斯的領域約有十五哩，鎮上正瀰漫着燃燒糞和草的煙氣。回教寺院尖塔上禱告的歌聲剛剛停止，在澄淨的高山的空氣間，飽和着糞和草的煙霧，在高加索的泥土建築的房屋間（那像是許多蜂巢似地擁擠在一起），隨處有牛的吽吼和羊的吽鳴，在這些聲音之外還可以清楚的聽見互相爭論的人們的喉音，從泉水下方騰起的婦女和孩子們的聲音。

這個哈吉·慕拉是夏米勒的副將，向來是有名的能征慣戰的人，他每逢騎馬出行，

總是打着他的旗幟，還有一打多的萬有神教派的教徒，在他的前面呼擁炫耀。可是這時，他罩着頭巾，裹着短斗篷，下面突出一管來福鎗，像一個逃亡者似地騎馬走着，只有一個萬有神教的教徒跟着他，盡可能避免引人注目，每逢路上遇見什麼人，他那雙敏捷的黑眼睛便偷看那人的面孔。

等到他走進了村莊，他並不向通到廣場去的大路走去，卻向左轉彎了，進了一條窄小的邊道，到了那彎進小山邊裏第三家泥屋跟前，他停下來，四外望了望。房屋前庇簷下一個人都沒有，但就在這泥屋的屋頂上，在新油過的泥煙突的後面，躺着一個人，身上蓋着羊皮。哈吉·慕拉用手裏的皮鞭柄敲着那個人，舌頭嚙嚙地響着，於是一個身穿一件油膩的舊襯衣、頭戴一頂睡帽的老人，便從羊皮底下抬起身來。他的濕潤的紅眼睛沒有睫毛，雲着眼睛，張開眼皮。哈吉·慕拉照例說了一聲「塞拉姆·阿萊恭」，露出他的

面孔。老人答應一聲：『阿萊恭，塞拉姆！』這時認清了他，那沒牙的嘴微笑了。他支着瘦小的雙腿站起身來，兩腳伸進放在煙突旁邊的那雙木頭後跟的拖鞋。然後他安閒地將兩隻胳膊伸進皺皺的羊皮袖子裏，走到那靠在屋頂邊上的梯子，反爬下來。當他穿着衣服往下爬的時候，他那曬得焦黑的皺皺的瘦脖子上的頭，不斷地搖擺着，沒牙的嘴裏不知唸叨些什麼。他一到地面，便親切地拉住哈吉·慕拉的馬勒和右手的鞍踏，但是那個強壯靈敏的萬有神教的教徒迅速地落下馬來，叫那個老人讓開，代替了他的位置。哈吉·慕拉也下了馬，移動着他那隻跛腿，走到底簷下。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很快地從門裏走出來，打了一個照面，他那黧黑得像熟莓子的閃光的眼睛，驚奇地盯住兩個新來的人。

『跑到廟裏去把你父親叫來，』老人一面忙着向前推開泥屋的那扇吱吱有聲的薄板門，一面這樣吩咐。

哈吉·慕拉走進外門裏，這時一個細長瘠瘦的中年婦人，身穿黃色緊身、紅色襯衣、藍色肥大褲子，從內門裏拿着幾個靠枕走進來。

「願您的光臨帶來幸福！」她說，於是差不多把身子彎成兩截似地沿着前面的牆壁佈置靠枕，準備給客人坐。

「願你的孩子們長命百歲！」哈吉·慕拉答道，取下他的短斗篷，來福鎗和劍，把它們交給老人，老人小心翼翼地把來福鎗和劍掛在房屋主人武器旁邊的一個掛釘上，本來在懸掛武器地方的兩邊，有兩個大水盆，背襯着油得乾淨，刷得雪白的牆壁亮閃閃的放光。

哈吉·慕拉整理整理他背後的手鎗，走到靠枕那兒，把他高加索人的衣服緊緊裹住身子，坐下來。老人在他身旁，支着光腳踞蹲下身來，合上兩眼，手掌向上舉起兩手。哈吉·慕拉也照樣作了；隨後唸完禱告，他們雙手滑過面龐，在鬍子底下合起掌來。

“Ne habar?”（『有什麼新的事情發生嗎？』）哈吉·慕拉向那個老人問道。
“Harbar yok,”（『沒有什麼新的事情。』）老人答道，他那雙沒有生氣的紅眼睛並不看哈吉·慕拉的面孔，卻望着他的胸口。『我一向住在蜂房裏，今天纔來看我的

兒子……他曉得的。」

哈吉·慕拉，心裏明白那老人不願意說出他所曉得的，哈吉·慕拉所要知道的事，略略點了點頭，便不再問下去。

「沒有好消息，」老人說。「唯一的消息便是一羣兔子老在討論怎樣趕走一羣鷹，那羣鷹卻先毀掉牠們裏面的第一個，然後再毀另一個。前些天，一羣俄國狗焚毀了米特契村的草堆，……但願他們的面孔給撕爛了纔好！」他啞着嗓子憤怒地說。

哈吉·慕拉的隨從教徒走進房裏來，他那強壯的兩條腿大踏步輕輕地邁過泥土地。他僅僅留下他的短劍和手鎗，照哈吉·慕拉一樣取下了他的短斗篷、來福鎗和劍，把它們掛在他的首領掛武器的那些釘子上。

「他是誰？」老人指着新來的人問道。

「我的隨從教徒。他的名字叫藹爾達，」哈吉·慕拉說。

「這很好，」老人說着，在哈吉·慕拉的身旁讓給藹爾達一席毛毯的地位。藹爾達

坐下來，盤着腿，把他那美妙的牡羊似的眼睛盯住老人，老人這時已經開始談話，述說前一個星期他們的勇士曾經捉到兩個俄國兵，殺掉了一個，把另一個送到在威頓的夏米勒去了。

哈吉·慕拉心不在焉地聽他講話，眼望着門口，靜聽門外的聲音。在庇簫下有了腳步聲，門吱吱地響了，房屋的主人薩都走進來。他的年紀約有四十歲，短短的鬍鬚，長長的鼻子，眼睛雖然不及那個跑去叫他回家來的十五歲的孩子那麼發光，卻跟那孩子的眼睛一樣地黑，這時那個男孩子也同着他的父親走進來，在門旁坐下了。房屋的主人在門口脫掉他腳上的木板拖鞋，把他頭上破爛的舊便帽推到腦後去——他已經好久沒有理過髮，亂叢叢長滿了一頭黑髮——立刻在哈吉·慕拉的面前蹲下身來。

他也和那個老人一樣手掌向上舉起了他的雙手，唸了禱告，於是向下摸撫着他的面孔。要這樣作過了以後他纔開口講話。他講夏米勒已經發出一道命令不管死活一定要捉住哈吉·慕拉，夏米勒的使節昨天剛剛回去，人們都不敢不服從夏米勒的命令，所